

經部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王志遠

易象正卷十一

明 黄道周 撰

中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正曰豐旅噬嗑賁皆獄也獄迅而多死雷火之道也中孚非火而疑於火非雷而疑於雷外有疑形内有疑情則君子議緩之矣舟不覆於江湖而覆於陂澤澤上有風君子之所慎也風雨將至則豚魚先沸豚魚感陰者也風雨不時舟楫亂行人亂於上魚亂於下則世之必其性命者鮮矣詩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於淵言于信義未孚而冒險難濟者也君子信以求身仁以量人恕已及物而後天下歸之詩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是之謂也然則是信也而謂之疑何也曰議而多緩則民信之矣澤中有風不出於澤獄中議緩不出於獄雖有失出不為大過及其究也以行過乎恭喪過乎

哀用過乎儉

初九 中孚之渙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正曰虞者喪祭之䄅者也廟祀之始於虞也哀而始思質而始文衆志初合禮樂未致猶之遷國者之始作廟也各既其誠敬焉耳烝嘗禘祫則猶未之敢與也然則比之終有他吉何也曰比之有孚衆順也衆順而質一陽在於上同柔而歸誠雖云不燕而他吉從之中孚之渙衆散也衆散而文二

陰宅於中欲合而未合雖云將吉而他不燕從之君子之於衆志各致其誠敬焉耳商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夫亦有所疑也而往省之省之而釋則不復疑矣不疑乃燕書曰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是之謂也

九二 中孚之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正曰彖之言涉大川者七馬謙順三涉然不間值也再值之者中孚而已初九之渙兩利而不燕九二之益兩利而和縻猶之涉川也而中德之與初虞相去遠矣君子之於刑賞各致其和敬也刑而使人怨賞而使人不勸則无為貴刑賞矣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且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趙孟皆謝嘉貺也而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叔向曰是不五稔及韓起聘鄭鄭

六卿餞之於郊宣子亦請賦且觀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善之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謝不堪子太叔賦褰裳宣子謝不敢勤也子太叔拜宣子重謝之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宣子喜曰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无懼矣先是趙孟叔孫豹曹大夫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賔趙孟賦瓠葉穆叔謂子皮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乃具五獻之籩于幕而從趙孟之戒也禮終穆叔賦鵲巢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厖也可使无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故善言衆和好爵共靡君子之所貴也鄭以小國娴於詩書而晉楚相視莫之敢干中孚之益則諸君子皆有焉故小畜者易之所貴也小畜之文德有涉大川者三焉說輻之中孚不遠其室攣

如之大畜富以其鄰月幾望之需有待而往是三涉川也皆以陽德乗於時位中孚兩涉體用皆併而渙猶以之廪益乃以之和故議獄緩死忠恕之心也遷善改過達人之憲也以忠信之心求和靡之益非達人而能之乎商頌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是迺得中孚之實盡涉川之義者矣

六三中孚之小畜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正曰信矣而復疑之孚則不畜畜則孚變孚畜相持乃信乃亂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固其所矣君子信己而與人使人不疑擇賢而任之則亦不復疑人也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齊書曰與賢者任之復使不賢者謀之此害霸也君子用人親任其事知其善敗詢事考言以授能者周書曰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徳之行以齊桓之能夷吾之器猶且孚信如彼而况於孚式天下躬親王者之業者乎

六四中孚之履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履虎尾不咥人亨

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正曰月幾望不為貴也馬匹亡不為富也忠信而知禮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以下則不陵上以上則不掩下以是事君又何咎乎齊有陳氏富於齊國晏子守之以禮持之以儉猶且殉身不睹其敗故曰禮者所以已亂也仲虺之誥曰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又曰殖有禮覆昏暴中孚而能履以長保富貴不為異也何咥人之有

九五中孚之損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正曰何以信人有所利於人則人以謂之寶何以信已有所捨於已則已以謂之道故益者人之所為寶損者已之所為道也中孚之損損其二簋而孚在四隣秦穆捐其駿馬趙孟畀其壺飧涓埃之惠猶或信之況以爵禄而縻賢士者乎詩曰彤弓弨兮受言橐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有孚之攣如用此道也

上九 中孚之節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節亨苦節不可貞

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正曰貞矣而有利有不利夫其時物也豚魚之信及於淵而翰音之信不及於天世固有不恃其節而恃其才如此者乎雄雉能飛不能晨夜晨雞司夜不能晨飛使節必兼才則世无完物且使有才之士必皆厲節則潔身警露者共栖于櫟也故節之上六自信其節雖貞而无悔中孚之上九欲用

其才雖不悔而終凶君子諒身而恕物信己而及人苟不拂於禮義遠於經常則亦已矣必自以為獨往抗駕於聖賢之前亦聖賢之所顧望雖見也

中孚之變六十四其體盡變則為小過不變而反易則猶之中孚也故中孚不別為用用其似頤大過者以為離火之變體取於巽兑合兩而一寓是地德之終亦天道之所畏也一爻單變則正體備矣五爻遞變有見有伏取諸小過恒豫謙咸旅亦猶之小過一爻獨用者是皆法之乾坤也

中孚之中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正曰凡諸反卦六十四變皆有之也以之立限則不皆有之也皆有之則不可以獨舉不皆有之則獨舉何舉之舉其以巽兑而為離火地交天中火因之先水火水相次以起兩濟之義也

中孚之豐 初七 二九 三六 四六 五九 上九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正曰中孚之豐議緩之而又折致之何也議緩之仁也折致之義也楚釋鄭伯而天下仁之魯贖衛侯而天下義之亦謂其慎也慎以成信故雷電息而白日出春秋者白日之書也僖公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衛有可伐之道伐之義也衛人出君衛侯出奔于襄牛出君不義也故襄牛之事不見於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經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明乎其責魯楚也責魯楚則重責衛也以中夏之侯不與盟主而外國是求以為斂盂之盟見絕而去則是未知罪也城濮之役晉既克楚天王在於踐土衛不歸命於天王以請方伯而身自入楚叛中國以即夷狄春秋書曰衛侯出奔楚又曰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著其所自以為罪本則其為衛楚衛之也衛元咺出奔晉為其愬叔武也而春秋不書衛侯鄭殺其弟叔武元咺之奔不書大夫則是衛之奔楚晉得而治之元咺之奔晉衛亦得而治之也晉得以盟主治天下之諸侯衛得以諸侯治其國之大夫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衛侯之歸京師元咺之復歸衛儼然若兩諸侯者則是晉人之命元咺也元咺歸而立公子瑕春秋不書衛人立子瑕則是叔武與子瑕均之乎未立也諸侯以故出疆无王命而立諸侯

立之與攝均罪也盟主之所右天子亦右之盟主之所左天子亦左之夫以為議緩與緩則可矣而以為罪皆在晉侯何也春秋歸罪於元咺使臣子斂過於君不得以无道播於天下而晉侯无與焉穀梁之哀元咺公羊之咎晉侯亦未為不是也而衛侯已僭春秋之與曹而罪衛未有咎晉侯者何為不咎晉侯曰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明乎其與曹也曹改慝而衛不改慝僖公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復歸于衛元咺之不去大夫子瑕之不去公子明乎非衛侯之所得殺也以一盟主討不義煩天子之讞二三年一再立君皆不克終非恃有楚而能如此乎鄭之服楚迫也衛无楚患而以楚抗於天子盟主春秋猶不深誅之若以為國无怨焉耳以好惡與國不以好惡與晉若曰猶是康叔唐叔之後也以國治之猶與天下共治之也是則春秋所議緩而又

折致之意也然則甯武子貨醫衍以出衛侯夫子是之豎侯孺貨筮史以釋曹伯世无譽者何也春秋之治止於大夫不及家臣止於家臣不及隸人

中孚之恒 二七 初九六三六四九五上九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正曰中孚之恒立信而不易方有之乎曰有之晉文公之伐原是也荀吳之伐鮮虞是乎荀吳伐鮮虞圍鼓鼓人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勸之穆子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无不濟或以吾城叛吾甚惡之人以叛來又何好焉賞所甚惡如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使鼓人殺叛者

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弗取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安用邑鼓人能事君我亦能之率義不爽好惡不愆獲城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无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還不戮一人以鼓子載鞮歸然則華元子反可謂此乎曰華元已戲子反已陳是非所以事君也曰豚魚之通於風雨者耳

中孚之豫 三八

初九 九二 六四 九五 上九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豫利建侯行師

正曰中孚之豫信而怠信則可為也怠則不可為也然則涉川行師何為也曰謂其謀之叅也信則

不待謀之豫也近義焉耳羅汭之師吳敗楚於鵲岸蹶繇犒楚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問曰汝卜來吉乎曰吉寡君聞君之將治兵也卜以守龜曰亟使人犒師以觀王怒之疾徐而豫為之備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敝邑休怠滋忘其死則殆矣若奮焉馮怒虐執使臣則知備矣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亦社稷是卜豈為一人楚子信之乃弗殺也蹶繇善為辭然而已信矣信之得恒於其豫備而失於其怠緩也詩曰靡聖管管不實於亶則可謂實豫者矣

中孚之謙 四八 初九九二六三九五上九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謙亨君子有終

正曰中孚之謙孚者多情謙者多文情者内也文者外也内外兼槩吾未之見也要以哀益平稱則亦可以逃死矣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使黜官薄祭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无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公孫子張則可謂中孚而謙者也公叔文子聽史鰌之言解邑辭田以卒免於難陳桓子從晏子之誨讓陳鮑之室以請老於莒是猶教諫而治也趙文子之不取州田則可信讓矣欒氏初丧州縣趙文子欲之范韓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别三傳矣誰獲治之文子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義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猷也不能治予縣又焉用州言州者死甚矣文子之自治也夫亦猶裒益之意乎書曰毋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則亦可以緩死也已

中孚之咸 五七

初九 九二 六三 六四 上九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咸亨利貞取女吉

正曰中孚之咸是不可大事也澤枯而處於下巽反而據於上風冒於金水竭於土涉川而不貞一似有求於人何以正之其惟誠乎攢咸之會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苦赤狄之役也遂服於晉初成子欲會狄也諸大夫欲名之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若勤非勤何以役人能勤有繼勤誠之屬也然則隱公之會戎于潛盟于唐可不謂勤乎曰可謂虛矣內不足而求於外齊援未成而宋好不貞茫乎若山澤之自呼也以為信而不足以應鄭子忽之失國亦猶是也然則信不為虛應乎曰信者

實與而虛受之泛應敗事泛與敗德詩曰毋信人之言人實迋女郤成子則信諸已也然猶未至於誠也

中孚之旅 上七 初九九二六三六四九五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旅小亨旅貞吉

正曰或謂是吉卦也可以作外可以行遠是則未之可也焚巢不動而亡矢譽來若豚魚之鼓泳也夫或有取之者矣以謂巽動而離得其毋亦猶逆旅之得其行主也然則信不貴有終歟曰是終限也而寡於大德科條相係名法相競若甘大夫之與晉訟閻田也晉人遂伐頹至煩天子為之致辭

是不以褻乎猶婦喪其茀而使行道斷之也季孫意如止於晉理直且歸惠伯請盟晉人患之樂王鮒詞以西河之館而季孫行逃猶咀脉魚者之懼毒也信則信矣其道已絀大人於是有所不問也其不問之如何曰明於內者不眩於外明大者燭小硜硜不處或去之矣詩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是之謂也

中孚可立限不立限何也曰猶之頤大過坎離也分限為七十二合限為六十四故復與小過通限也

䷽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正曰震龍也雷也車也三者之歷於山皆未有過也譬之飛鳥乘風者上懷音者下各從其遇然而上不如下之順也然則小過之德固不如順之順歟曰夫亦其象也順著於身小過著於物過恭過

哀過儉是亦言語飲食之事也然則澤滅木之為大過何也澤盛而滅木衆人皆憂君子不得不憂衆人皆懼君子不得不懼然且君子不憂不懼則是非言語飲食之事也然則不懼无悶之亦有過歟曰過非君子之幸也雷之在山木之值金值其剋勝不過不濟故大過者食分之大者也小過者食分之小者也食有淺深而閽有大小已過則過矣別方域而差之猶之无過也君子不幸其无過而幸其過與衆見之不幸其過小而幸其已過之後可以不過然則日月之食无復再過歟曰再交而過則是當過也頻月而過則是貳過也一歲再交其有頻月而過者則亦少矣君子辟既莫若大

擇過莫若小言過乎慎心過乎慈其究也以議獄緩死

初六　小過之豐正變象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正曰是謂當食者也太陰之行麗於日道處而當中則陽光蔽虧從下望之若飛鳥之搏也見斗見沫則於是始矣君子不幸值於豐蔀上下无援左右蒙陰一朝之患罹於飛鳥君子曰是亦吾過也吾自反无尤焉耳日月之食不過踰時日中而食月廓少攝四隣之光固猶在也過七十分則盡復

矣故兩過剥復聖人所深謹于日月也人君謹於兩德則日月不食非不食也食而旋復若不食者

雖有豐蔀勿憂之矣

六二小過之恒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正曰小過之恒常也日月之食各有常度日食于正交則月食于半交過正交之後則遇半交之前不及正交之前則遇半交之後九道盤旋或羸或縮或過不及各有所遇之故人道屈伸明晦之間各有所遇不可逃也日祖而月妣日君而月臣過於朔而遇於望過於望前而遇於望後與不及於朔始而遇於望前皆遇也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聖人不敢以月食為常猶且修其陰德登社鳴金縈絲而救之以教于祖妣君臣之无所親疎也是同體之義也曰然則不言父母何也曰避於乾坤也父而母之則褻親祖而妣之則褻尊日月言其尊者也

九三 小過之豫正變象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

下大吉

豫利建侯行師

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正曰防之貴豫也以為小過而不之防則戕我者至矣故豫者所以防患也為干戈以防暴亂為爼豆以防干戈作樂崇德者建侯行師之所從出也重門擊柝而後暴客不作克勤細物而後嘉績可集詩曰既作泮宫淮夷攸服蓋言豫也日月之行託於天載或過或過而人猶知之况於人事成敗得失魄兆先見者乎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小過之豫蓋欲圖之蚤也然則聖人固亦善防歟曰

非防人也防過而已

九四小過之謙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謙亨君子有終

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正曰日月當食又何咎乎九四之間爲正交中折其十三六日七分日月過之則不復遇遇之則不

復過弗過遇之則亦君子之命也君子惕厲以存其學戒懼以存其性和柔平通以存其命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聖人於此則必有取之矣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去凶而用良擇吉而用行譙譙之卑以尊而光夫非善圖厥終而能如此乎

六五 小過之咸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咸亨利貞取女吉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正曰時已過矣而乃感之若似諱食者也然而非諱食也密雲之於豐蔀巽道也君子反德各當其度而已雲雨晦冥在穴不移飛鳥之藏弋人是知日月食矣而陰雲蔽之日月不以陰雲輒改其度君子有過而左右護之君子不以左右而忘其故公弋取彼在穴是君子之虛受也詩曰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則得弋取之義者也

上六 小過之旅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旅小亨旅貞吉

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正曰弗遇則非正交也非正交未有食者也而又有過之何也日度遲疾之有紆驟也雖智數未之能測也飛鳥征厲過而離之若過客之離於旅舍也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是猶之无妄也无妄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而得災眚君子未有不戒懼者也然則小過之旅文王亦用之乎曰小畜无妄文王皆用之也然則小畜之象獨見於咸无妄之眚獨見於旅何也曰是位也時也或過之或過之皆命也命之所值君子皆引為已過故上不懟於天地下有以儆於大衆詩曰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雲漢之詩

曰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是猶遇之而不敢避者也

然則日月之行是天道也羸轉而歌无與於人而

必曰是人事者何也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臣子

弒君三十有六其奔走覆亡者无算也或過之而

弗遇或遇之而弗過其過之以為相失也而或適

以免䟽其遇之以為相得也而或適以不免突忽

之出入其稱伯公子則未有處也衎剽之立歸其

或出或弒亦未適定也以為過之若飛鳥之過遇

之則飛鳥之遇也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

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

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

愛之如父毋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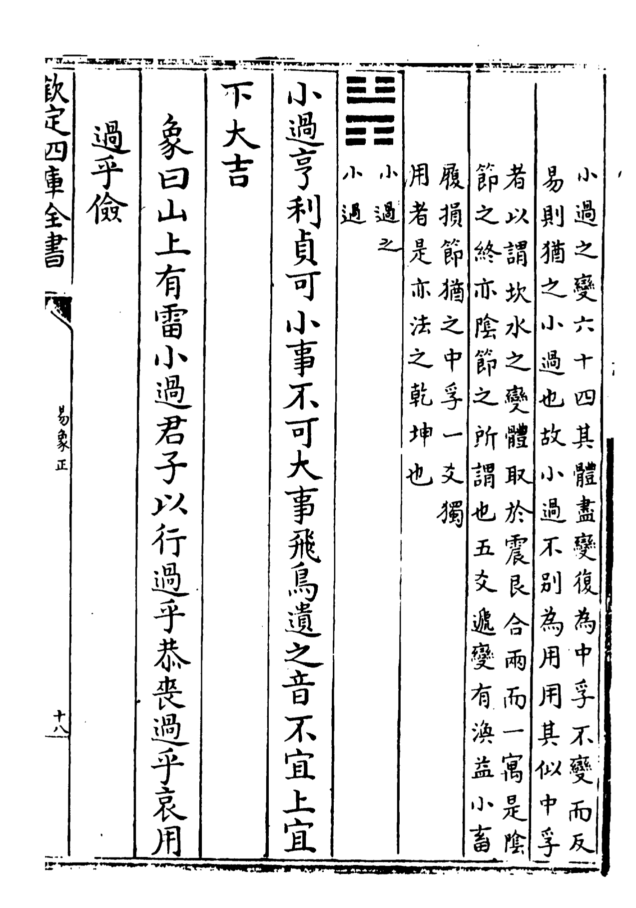
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

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乾侯

之變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

諸侯莫之罪也對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

矣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甚矣史墨之言不如師曠之順也然而聞之足以戒故史墨之言則謂小過之旅也飛鳥之災眚是也師曠之言則謂小過之謙也往厲之必戒是也然則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之果何謂也謂夫小過之恒也致謙而已六二柔也六五亦柔也柔不可過剛尤不可過也過其祖而過其妣不及其君而遇其臣為臣子則宜如此也子産作慧而子國叱之曰童子何知范文子搶人於朝武子杖之折笄夫亦有防戕戈穴之心乎何其戒之叠也然則六五之咸非小畜也而亦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何也曰咸與畜皆未之敢決也取其至陰感其少陽取其至柔感其少剛密雲之義或在此乎



小過之變六十四其體畫變復為中孚不變而反易則猶之小過也故小過不别為用用其似中孚者以謂坎水之變體取於震艮合兩而一寓是陰節之終亦陰節之所謂也五爻遞變有渙益小畜履損節猶之中孚一爻獨用者是亦法之乾坤也

小過之小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正曰天交地中雷以之上山孚過相次為大離坎亦兩濟之義也

小過之渙 初八 六二九三九四六五上六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正曰小過之渙鳥體皆動而垂翼不舉以是涉川則滅頂隨之矣天下之為小過者恭儉哀三者而已過此以往則皆大過也慢之无小若蕭同叔子之笑跛眇也汰之无小若蔡昭侯之作珮裘也樂事无小若衛懿公之好鶴也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

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大司寇行戮君為不舉而況樂禍乎夫子頹奸君之位迫逐天子鄭伯不之討也而討其偏舞謂其舉小以彰大也然則子頹不偏舞鄭虢遂立之乎曰東西周之禍則必從此始矣故享帝立廟誠敬而已鐘鼓玉帛君子有所不敢舉也

小過之益 二八 初六九三九四六五上六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正曰小過之益在古人之稱杜蕢也杜蕢者屠蒯也晉荀盈如齊還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

趨而入請佐使尊許之遂酌以飲曠曰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酌以飲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又執以自罰曰味以行氣氣以定言臣實司味二官弗御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為是不敢廢知氏而立外嬖故杜蕢之遺音則可謂益矣益以遷善改過晉侯之不廢知氏而立外嬖小過之益晉侯亦有焉

小過之小畜 三七 初六六二九四六五上六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正曰陰陽之滯於中皆過也過而止猶可以寡則小畜近於寡過也或曰是皆非大事也為之分過馬棄之會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斬之矣郤子使速以殉告其僕曰聊以分謗也宋皇國父為太宰築臺妨農子罕請之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扶不勉或問其故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獻之本也韓獻子與皇國父小過也獻子與子罕則所謂小畜也二至而食謂之過密雲而雨謂之畜

小過之履四七 初六六二九三六五上六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

下大吉

履虎尾不咥人亨

正曰小過之履則猶為正者乎曰恐其已懦也震乾也艮澤也乾動而彊澤淖而污是有凶事畏其陷也君子秉道而行以禮自持趙宣子驟諫靈公不從夜使人刺之入其庭登其堂歷其寢无人焉宣子方朝服而假寐刺者投刄而出觸槐而死晏平仲以士禮居桓子之喪以下大夫祀其宗崔杼之難三召不往而不敢難也季文子與於仲遂之事賂齊以濟西之田叔肸非之文子為之斂約妾不衣帛馬不食粟而卒以成名於天下故小過之履君子之所樂與也恐其卒不中於禮若魏人所刺褊心者則君子所不事也

小過之損 五八

初六六二九三九四上六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正曰小過之損以懲窒過行可以往亦可以享范宣子與蘇大夫爭田三年矣將討之問於諸大夫室老皆以職辭无對者問於叔向叔向曰盍問之祏甞乎見祏甞祏甞辭以祀事謂明德之可以祭也爭田而祀則其為祀者少矣子產聘於晉就小國之賦焉會於楚獻侯伯享公之禮六雖晉之墨臣楚之傲主莫敢難也故天下之可以免過者其惟禮乎忿欲克則仁禮復仁禮復則天下歸君子

所從事則必於此矣

小過之節上八初六六二九三九四六五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節亨苦節不可貞

正曰小過矣而又為制數度議德行何也夫謂小過之不足與制議乎制議之而无過則遂无過也然而已窮矣是其動皆不中下悅而上險若范文子與叔孫昭子之祈死也无所置其制議焉宋伯姬之死君子謂之女而不婦臧堅之死君子謂之婦而不夫防之戰衛人獲臧孫堅齊侯使夙沙衛

唁之夙沙衛倖也且曰毋死臧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使其刑臣禮於士遂以杙抉傷而死臧堅則可謂貞矣然不如死鼓之勇也然則曹沫賢於臧堅乎曰曹沫則可與議數度矣然則夫子之與叔肹不與公子札何也曰何為其不與札也曰叔肹之卒書曰公弟叔肹卒季札之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則是不與札也曰為其國絀也有使之者或受其惡焉臣子為國受惡則是可議德行也

咸亨至中孚小過十六卦一千八十六年餘九十六日加孚過二反復為一千二百二十二年餘二百八十八日七十二限計之餘兩濟及乾日月食分於是盡矣枰慎曰二分同道二至過之大過猶之同道小過則明乎其為過也限至小過而盡矣正曰頤則陽也直於南政大過陰也直於北政小

過從頤大過從中孚從爻者也頤從中孚大過從小過從象者也乾坤之象頤大過坎離之象中孚小過日月皆交食有淺深至於兩濟而既失既既者天地既之非既之旬朔也

序卦傳曰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是豈謂不信者發乎宋背金之盟非過也守金之盟非信也宋之失信在違而不在金其過信在和而不在戰也理宗七年辛卯限在中孚明年伐金又明年金主守緒走蔡州又明年甲午蒙古入蔡州殺守緒及其立主承麟於是金亡金亡在中孚之初距徽欽北狩百有十年巽兌之中交中夏之正孚過之初交邊域之際也於是趙范議復中原會兵趨汴旋即棄汴而歸丙申王旻作亂遂棄襄陽孟珙既復襄陽與余玠共收西蜀二賢戮力奄忽俱凋漸經分道而來朝廷所倚獨一賈似道似道降書甫出於袖捷音騰播

於朝又拘留信使以掩厥醜度宗初六俯躬答拜以樸簌之臭承尚父之寵旣而樊襄俱陷元師東下汪立信之策不行文天祥之謨已晚伯顔有言汝國取天下於小兒失天下於小兒復何辭乎度宗之先甲子孚過中交宋統已絶而猶棲遲十一二年乃覆於厓陵之下自古亡國之異亦未有如此者庚辰元殺文天祥己丑殺謝枋得乙未元成宗立又十一年武宗海山立中原豪傑之士所受治於元者可屈指而數也自周平王四十九年己未春秋立元凡三十限體卦歷實二千一十八年而居於元成宗之丙申後限六十七止於癸卯明年而金陵啓祚乾龍乃興中交三十五年建文受之前限六十七年上於周宣王癸丑中交三十五年而在共和之初坤元分濟故中交者天地之所立限也乾坤成列南北分中各二千一百八十四年通朞合體之數也實歷二千一百五十三年餘

三十日四分凡三十卦實歴二千一十八年加一卦為二千八十五年餘三百二十三日又半交三十三年一百八十三日合為二千一百二十年洪武丁丑三月清明之末候也以桓王三年甲子步之得永樂壬午嵗前冬至交於乾中或曰是未濟之中也曰前除坤元入於宣幽何為其兩濟之交也然則用卦專乘之數如何曰體卦三十限用卦二十四限四六五六遞相及也用卦八十五年餘五十九日以二十四限積之二千四十三年益以通朞之數三十年為二千七十三年外加四十三年甲辰交於震艮之中内減四十三年已卯而交於鼎革之中鼎革已卯即張陸過涉之嵗也故易之繩準必在中交也日月星辰之所取道也然則體用兼乘之數如何曰兼乘之數七十五年餘二百五十四日以二十八限乘之得二千一百十九年餘百七十二日洪武丁丑嵗夏至前十日也以

桓王三年甲子步之得永樂壬午歲夏至前十日燕師鷹揚之會也二十四限交者得震艮二十六限交者得漸歸妹是皆序卦也衡圖南北則各有所取之矣然則是皆不泝之幽乎乎曰前限則幽平也圖之有平王元年何也曰平王四十八年足以洪建三十五年泛歷二載則亦可取也而聖人業有其繩準引伸觸類夫有不勝取者矣

䷾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正曰既濟之終亂何也曰怠也然則豫之不亂何也曰豫知戒者也既濟不知戒者也人自謂无患也而或患生焉湯誥曰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多方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三代之子孫藉其先德自謂既濟者多矣而不濟者比比也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盤庚曰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故慎修思永古人之所貴也然則水在火上何也曰水者火之蒸氣也蒸氣上盈降而滅火雖强主亦有女𣆶詩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君子為患即不至於滅祀而喪弟殺牛其所繇來不可不審矣故思患豫防既濟之象也邇焚於己爇鼎覆於已熟或生或殺或甘或毒非究也為慎辨物居方

初九 既濟之蹇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正曰既濟矣而猶且蹇反身修德則是未忘難也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怒欲殺尹鐸郵无正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無典刑師保基於其身以復其所及景子亦長於公宮纂受先業無謗於國乃擇言以教子擇師

保以相子而子皆疏之以及於難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為師保吾何為不增簡子説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故如簡子可謂不忘難矣濟難而不忘雖曳輪濡尾何咎之有

六二 既濟之需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正曰既濟而思患者鮮矣需以宴樂宴樂而喪茀左右之借房闥之蔽是可以勿逐也君子濟難去

其瑣節以惟大政愼默以居之寛綽以舒之喜怒笑詈不濫於僕御如是則可謂知治者矣晉文公之出也寺人勃鞮斬袪於蒲城里鳬須竊其守藏及其入也而公皆見之是以呂蔇之亂獲免於公宮故需而喪茀喪茀而又逐之亂未平而怨惡沓至非内順之道也洛誥曰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君陳曰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是則既濟之需之謂也

九三 既濟之屯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高宗用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正曰既濟之屯亦未免難也夫是有挾其才智以侈為功名者矣伐鬼方而克之可用也三年而後克之則不可用也三年克之則猶可用也使君子侈其名而小人侈其功則不可用也古之聖人亦有以馳騁債事者隆本而持末慎始而要終善為經綸者曰守此草昧也詩曰匪安匪舒淮夷來鋪又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疲中國以事遐方功成則不得不賞不成則勞費十倍此先王所以慎固封守不勤遠畧也建侯不寧亦庶乎无時或怨矣然則易之屢稱帝乙高宗何也曰君也師也成湯之永終知敝武丁之思亂豫防二者先王之所貴也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雖飛廉惡來韋顧昆吾未有其堅勒也湯誥曰殖有禮覆昏暴說命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无患二者其子孫有

不能守也然則高宗之時亦有小人乎曰帝乙之時而有女謁讒夫況其中葉乎君子以禮制其内以義制其外故為歸妹以治女謁為既濟以治讒夫女謁之與讒夫兩者相為倚伏否泰治亂之所終始也易於兩濟正言治亂以閫外之治治之於否泰不言治亂則猶以閫内之治治之也故泰於歸妹既濟於未濟兩王同辭春秋之畏戎狄不甚於畏女謁也楚吳越之僭也始而國之既而人之既而子之杞叔姬一女子往還父母之國而四見於經然則少齊之卒公卿再反而不著少齊何也曰微之也著其禮者而微其非禮者亦猶以外治治之若姜氏之出入則不得以外治治之也然則勞兵遠師春秋亦與高宗乎曰撻伐罙鉞再見於詩何為其不與高宗也春秋所不與者夙沙釐之殿逢丑父之替賈舉州綽邴師之毅雖可而春秋不與也至於小國遠與盟會以攘夷狄則春秋无

所不與者天子之斧遠及四海周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猶恐有小人依附女謁以興戎於内故又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然則女謁之感何詩似之曰維秦風乎閻趙之䣉兆於寺人以寺人而達君子猶鬼之籲帝也其詩曰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見君子而並坐鼓瑟猶見病而投之毒也不如不見之矣故其詩曰今者不樂逝者其耋夫君子之惡小人則亦謂此也以房中之好與於寺人而猶有死亡之憂況於秉鉞從征於萬里之外者乎

六四　既濟之革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正曰已日乃孚而曰終日戒何也甲巳之合則猶六日焉故未可革新未可取衣袽之苴漏苟塞而已苟塞而心戒雖既濟有未濟之懼也君子之濟事可革則革之不可革不以身試也盤庚曰爾忱不屬惟胥以沈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長慮者所以屬忱序爵者所以拯溺也長慮之不用序爵之不試以濟大川鮮不覆矣詩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九五 既濟之明夷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明夷利艱貞

東鄰之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正曰既濟之明夷是當文王與紂之事也小過之西郊既濟之西鄰文王則用以自與也鬼神之魄兆發於東北而宅於西南其榮實發於東南而汲於西北夫亦其德而已矣不在於位既濟之九五水則為政也水𤛓犯牛火伏而傷柔順文明未受其祥然而時則已至矣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是則文王之謂也故易之有先甲先庚東鄰西鄰文象相取是聖人之明旨也

上六既濟之家人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家人利女貞

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正曰既濟之上且亂矣亂而以家人治之葢多所不治也故女貞者所以保吉非所以濟亂也四方有敗猶之一家濡首以救之未為失也然而道非豫設變不一適殞身而救人君子不為也然則女貞之利謂不救人者歟曰潔身智也潔身而亂義則亦不智也然則智者固不潔身歟曰濡其首而

益於人則為之濡其首而厲於人則亦不為也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是既濟之家人之謂也

䷿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正曰辨物居方何也是易之終義也易有天地之義六焉經星所麗屬於河漢出入兩濟以為首尾

一也七緯所纒歴於次舍朔望薄食凌犯生焉以為災祥二也南北距極盈縮入歴行隂行陽一南一北歳月日辰各視其積以稽世運以知得失三也地道繇之以司八方以正分野察其星物四也水土之合五緯遞變形象類居龍虎龜鳥爍及牛馬降於狐鼠或動或交逆數順舉五也生寄歸藏以廟以兆尚象而制咎譽功凶各得其意六也有是六者以别其剛柔相其方位以生萬物而命六十四事如星之在於天而水之在於地也故月之命潮星之命丘南首而北尾古之聖人則必有取之也君子於是致慎焉耳慎之如何曰察其義類而正之以禮體剛而用柔賤疑而貴斷狐者物之善疑者也龍者物之善斷者也屈伸進退斷之以道得失憂虞斷之以命故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仁故能愛窮理盡性故不惑獨立遂志故无懼慎是四者則可去小狐之恥進於乾龍之用矣

慎者易之大用也易以誠始誠故无息易以慎終慎故无患惟其无患故能與民同患其究也曰思患豫防思患豫防與慎辨物居方斯兩者堅冰龍戰之所不至也

初六未濟之睽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睽小事吉

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正曰未濟而有異同亦可以止矣有異同而往則是濡尾也君子濟世不違衆志不違龜筮夫有卿

士與庶民俱逆而王者猶用之夫非聖人而能之乎君子量力而動叶衆而謀慎始而慮終行其明不行其疑敬其初以極其歸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以衆人為无謀以獨往為能斷恃其一得以憑大川者是小狐之智也

九二 未濟之晉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正曰未濟而能濟非藉賢而誰乎晉之三接以貴貴則有功以賢賢則有親詩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以君子之車馬𢿱求賢人雖日中昃不遑暇食未為過也趙簡子將行召董安于三趨之乃至至而後簡子有求於執事三往三反而安于皆備之故安于之皆備安于之所以後至也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有是友也以曳其輪何遲之有

六三 未濟之鼎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鼎元吉亨

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正曰征凶而利涉何也謂其取新也已濟而去故猶或疑之未濟而取新則不已驟乎曰大川在前漏舟在後不革不鼎何驟之有然則其征凶何也曰於衆則猶未信也伊尹之遇汝鳩汝方膠鬲之遇商洛諸侯則猶未之遽信也未遽信而往危道也然且出險矣頤之上九則非出險也而亦曰利涉大川何也曰頤而復未濟而鼎其德皆足以濟矣德勝其位需同人蠱大畜益渙中孚則亦其德也然則謙之明夷而亦利涉何也是德之勝時也然則頤之益獨為无德歟曰頤而益之何德之有故涉川之義非為出險也亦各求其濟而已

九四未濟之蒙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正曰兩濟之屯蒙皆試於鬼方何也乾坤之位帝王之業繇近而遠離火之動燥遠而明甲胄戈兵迸出乃光夫有柄臣剛夫欲建經綸以當新主則必自此始矣殷室之盛也聲靈赫濯其詩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其衰也炰烋沈湎詩曰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

及鬼方故曰遐逖之民有道則先治无道則先亂先王察其治亂以為之制或用以賞或用以罰先罰則師不憊後賞則衆志定賞而不建則侯度不貳詩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以是而遠征則可謂不瀆者矣不瀆而後果行果行而後有功高宗之治五十有九年詩曰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是之謂也

六五 未濟之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正曰未濟之訟不利涉大川而曰貞吉无悔何也未濟而不涉未為不知也兩濟之間南曰井鬼北曰尾箕涉井出鬼涉箕出斗天地之大限也兩濟之需訟麗於井鬼或出或入需在河漢之中訟出太微之庭矣故需涉川者也訟不涉川者也既濟之需自尾而鬼歷於冬夏至於斗而濡首矣一出再入順行於河漢之間與日同道辰星為主故明夷為政而需不為政也未濟之訟自尾而鬼歷於斗首逆行栖遲或伏或留月二十七交而熒惑乃終熒惑為主則月不為主故訟為政而晉不為政也聖人之於言也顯而微其於理也隱而費需訟屯蒙漸反而之乾坤星物方位辨於其居環而睎之則二至之交在兩濟之端衡而睎之則二分之中直黃赤之路也故辨物居方則必於兩濟焉取

之易象之要義也然則訟之德象何取乎曰訟之言慎也慎始而謀終亦未濟之所甚貴也

上九 未濟之解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正曰未濟而解解而飲酒則已緩矣君子之於濟也或失則已急或失則已緩鼎則已急解則已緩緩而知節則猶未為失也秦穆公之置服也三世十九年而後濟晉勾踐之持節也反國七年而後

興師夫各未知道也而皆有以自信君子之為道也欲通於衆通於衆欲適於用也未濟已窮窮而後通通而變變而久解緩濡首何為者乎君子不舍已而徇人不遺人而樂身既濟徇物濡首則已急未濟樂身濡首則已緩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夫亦各有其節也何常辨乎

易之稱孚則二五俱信何也中也未濟之上而有孚何也曰六則不終九則有終九可信六不可信者也上九之爻三十有二其凶者噬嗑无妄中孚巽旅益六卦而已獲吉之數二十有六上六之爻三十有二其吉者臨隨謙升井解蹇七卦而已凶平雜半二十有五需之上六可以終吉而聖人猶以為未當位故聖人之信上六不如上九之信也然則益之三五小畜之四五比之初二革之三四五皆屢言有孚何也曰是自本卦而言之則皆當位也益之三不當位而有凶故聖人之信六不如

九之信也信而又信之以為是當位者窮而不變不變不通則於是有失矣故德義名節亦時不可信也所可信者曰仁而已仁不失貞貞不失元貞元相資而亨利隨之記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必於是者不失是也夫以危急而必於是又以解緩而失之自以為才可濟而猶且未濟故聖人之學絕而王佐之才不見於世也夫亦大可慨矣未濟在斗井之西柳星在焉辨物居方者或於此有取之乎曰需之飲酒宴樂則亦不取於此也且是未濟猶在觜觿之間也未濟將終而自為既濟雖不濡首亦有醉飽之心焉故需在氐房之間則亦待濟者也天下之待濟者視其可濟亦不踰時而濟矣詩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夫可濟而不可不濟者也可濟而不濟故王道衰而霸功亦熄也然則濟之時義不亦大乎兩濟三陰三陽南北兩正於是盡矣孚過中分南

北之間間以兩濟北正之晝中孚十有七卦南正之晝小過十有八卦贏縮兩候之所從出也兩濟在孚過之間為日月之正交道南贏而北縮故自冬至以至春分八十七日而決度自夏至以至秋分九十三日而決度贏縮之間約差六日七分歸於兩濟而距象平等故否泰隨蠱漸歸妹兩濟與體卦相間猶六律之間有三鍾三呂也每卦相成六十四卦統旬積歲南北遞分四千三百六十九以四判之各一千九十二餘二分有半以七十二卦分之四分之卦各得十八兩濟出於其中而戎夏卒猝國无定君民无定主故坎離兩濟君子之所重戒也以上下定序而論體卦則坎離為腹兩濟為終以南北兩正而論體卦則坎離頤大過為四立兩濟為二分四立之間猶有代謝兩濟之交未有不亂者也故易曰初吉終亂无攸利聖人之防患深至如此也然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積卦推爻不足以紀治亂歟曰猶是象數也範圍曲成莫之或逃也莫之或逃則必用七十二卦何也曰治亂之故著於爻象積漸之數生於卦差故體用積差參伍相稽十二圖者君子所並用不厭微賾也義理昭然不爽錙黍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序卦傳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雜卦傳曰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是何義也曰是亂際也治亂之際匪夷所思思之與不思同義也古人不以思致辭曰若是稟於自然焉耳然且不敢豪其終始元成宗戊戌是入既濟又十年戊申武宗海山立又四年壬子仁宗立又七年辛酉英宗立仁英亦皆賢主也儒臣嚮用而胡人主兵癸亥南坡之變御史大夫鐵失手刃英宗於卧幄亦唐宋數百年所未有也泰定五年上崩皇太子即位見併於懷王懷王即位既還授明宗不半歲而懷王又自取之是為

文宗又五載上崩鄺王立鄺王明宗子也不一載順帝立順帝亦明宗子也文宗之后再舍其子而立其姪為難能也然亦以亡其國而卒以亡其身至正十一年辛卯劉福通徐壽輝兵起順帝在位於是十九年矣又明年癸巳張士誠兵起明年明師起歲在乙未則猶漢祖入關之年也丙申克金陵辛丑伐漢拔江州癸卯滅漢誅陳友諒明年建號稱吳於是在乾元之初交故易之大象非言辭之所能治也羲文治其象周孔治其辭辭不盡意而象无盡辭理義者象數之精魂也象數不得喪其體魄象數不持精魂乃離當兩濟之中交文宗辛未遣皇子出居立鄺王為帝時已伏庚辰廢遷之既然猶中外冥豫守兄弟終及之議迨於庚辰論定燭斧揺真吉刺后與古思兒亦无以自白於天下綱常久斁淫放日增即徐韓張陳奮魚狐之智亦足以亡其天下而猶春容十八年以待聖主

特起豈非天乎然則坎離之際皆有戰國衡交諸圖値於孚過華夷之亂常十百年而龍奮之會以十四年廓清海宇何也曰已倍於漢高之年矣秦滅七國為時尚蹔方肉方俎著於人心宋役北朝為時已久鮑肆猶蒸習而安之我又起於江南徒步赤手以挽天地宜其久也然則甲辰之歷遂當寶籙乎曰陰陽之節後起者勝前縮後贏徐應者長以春秋魯歷應之則甲辰為仲尼所立元以桓王周歷應之則戊申為天地所立元仲尼與天地所治命一也然則己未立元至龍飛戊申實得二千九十歲以三十一卦實歷二千八十五年零三百二十三日步之實得吳前癸卯立冬後三日破陳友諒還金陵犒賚之日也體用兼乘之卦外餘四限渙節孚過而濟乾元自戊寅而後三百二年餘二百八十六日是天地中限百世帝王之所凝歷也然則天地分周自平王辛未而始東遷周公

所卜召公所營至辛未乃定何取之歟曰諸圖皆取之也而體卦通基用其全歷幽平之間五十九年中際二千九十洪建三十五通為二千一百八十四年是全易之分體也去幽王之十一存平王之四十八以引用卦二千四十三年暨於定都析木之歲是則二十五限之所從究也故以周平王辛未為元暨於永樂壬午二千一百二十五年又三年乙酉定鼎燕都而革鼎之限始究是周公之立元與天地仲尼併申其治命也周遷而以衰明遷而以興周云救而明云授也體用兼乘之數舉其通基為二十八限得二千一百五十歲亦始於幽王之元年去幽存平二千一百三十八又益以半交三十八歲為二千一百七十六年亦始於洛邑而究於燕都故聖人之與天地相似也聖人而不與天地相似則无所用參天地者矣然則已已之限如何曰是半交也用卦之數二十五限在於

震艮實歷二千一百二十九年加漸歸妹半交四十三年為己巳夏至後十日又二十九日夏秋之間也故聖人察其中交以為苞桑之繫用卦二十四限在元英宗之壬戌中交四十二為明命之甲辰無秉二十七限亦在元英宗之壬戌中交三十七而方國珎來降為明初之戊戌羸縮少差亦皆中交也中交之差在隱公己未與桓王壬戌春秋己未與天元甲子參伍之間也然則聖人察於中交而前宋靖康西晉建興皆過不遇之何也曰體卦巽兊交於丙午靖康之元年無卦革鼎始於宣和之乙巳無卦頤過交於建興之丙子用卦頤過始於建興之乙亥夫固已治之矣何為其莫遇之也然則新室之初始固莫治之歟曰用卦八限隨蠱終於孝成之元年己丑後四十一年己巳新室乃廢孺子無卦九限臨觀亦終於孝成之元年己丑後三十八年丙寅為居攝二年是皆正中交也

故天下變故天地未嘗不先而治之也先天不違後天奉時天地與聖人均不獲已也然且聖人不言之何也曰德至者其言簡言至者其意密古之治歷者皆未有如今之細也而晦望弦序交食不錯其求之愈細則其泒牾者愈衆矣然而聖人必不使其道終晦於天下知道者得象以該數得數以該義理義得而禮樂興禮樂興即天地鬼神亦有所不能治也諸治道禮樂皆在六十四事中又為十二圖中差略附於後焉

三體卦限歷差圖

七十二限差 積實通朞每限各加一年積餘為嵗三較立差

一限六十七 餘一百五

一限七十五 餘二百五十四三五

一限八十五 餘五十八

上差八
餘百四十九
上差十七
餘三百一十八

下差九
餘一百六十九

二限一百三十四
餘二百十
二限一百五十一
餘一百四十五
二限一百七十
餘百十六

上差十六
餘三百
上差三十
餘二百七十二

下差十八
餘三百三十六

三限二百一
餘三百一十五
三限二百二十六
餘三十二
三限二百五十五
餘一百七十四

上差二十四
餘八十二
上差五十三
餘二百二十四

下差二十九
餘一百四十二

四限二百六十九　四限三百二　四限三百四十
餘五十四　餘二百八十六　餘二百三十二
上差三十三　上差七十一
餘二百三十二　餘一百七十八
下差三十七
餘三百一十一
五限三百三十六　五限三百七十八　五限四百二十五
餘一百六十　餘二百六十五　餘二百九十
上差四十二　上差八十九
餘一百五　餘一百三十
下差四十七
餘二十五
六限四百三　六限四百五十四　六限五百一十四
餘二百六十五　餘六十四　餘二百八十
上差五十　上差一百十
餘一百六十四　餘一百八十

下差六十
餘二百一十六

七限四百七十一　　七限五百二十九　　七限五百九十六
餘五百　　餘三百十八　　餘二十五

上差五十八　　上差百二十五
餘三百十三　　餘二十

下差六十六
餘七十二

八限五百三十八　　八限六百八　　八限六百八十一
餘八十一　　餘一百一十二　　餘九十九

上差七十　　上差一百四十三
餘一百三十一　　餘十八

下差七十二
餘三百五十三

九限六百五　　九限六百八十一　　九限七百六十六
餘二百十五　　餘一百二十六　　餘一百九十二

上差七十五　　上差百六十
餘二百七十六　　餘十
下差八十五
餘六十六
十限六百七十二
餘三百二十

限差之法旡所取之取之積會也三體互追積而逾遠惟體卦五限與用卦四限僅差四年七十二日以十六乘用卦之差而得差積一限之實故歲實六十四限常退六十三年亦其候也體卦十限較九八二限常差八年一百餘日各以八乘之為六十七年餘之限限中相追其最親者用兼兩卦九八二限耳二限較差不過二十七日以七九六十三及九八七十二乘之不及月行八交之道故體用相乘之數分為體用二限是遠近内外之所取衷也體限積實四千八百四十四餘日百三十

一半交二千四百二十二約之為春秋之本用限積實五千四百五十餘日四十四半交二千七百二十五約之為月交之本其不及者以通朞進之是春秋原本朔虛之所從出也用卦亦乘兩限體限積實五千四百四十餘日六十與無卦體限平交約差十分上下贏不過十一分用限積實六千一百三十二餘日九十一半交三千六十六為約得三百有六再約之為氣閏之本其不及者以通朞進之通朞六千一百九十六半交三千九十八以實贏十六足之三千一百一十四以十約之為三百一十一四分為氣閏之本通實相裨實則三千五十通則三千一百一十約之為詩猶二千四百二十二為春秋之實本二千四百五十七半為春秋之通本也以通本之十七裨實本之二十二而歲實參分月交氣閏為天地之大用詩用氣閏得用限之半交春秋用月交得無限之半交各為

十約之以察天地之體數聖人所範圍天地差等百王祖仁義而興禮樂皆出于此也

易象正卷十一

易象正卷十二

明 黄道周 撰

乾乾第一

乾元亨利貞

乾元亨利貞

正曰重乾為政天地熏灼金革盛行如火烈烈萬物噍喙困於飢渴馬不解羈車不輟輗冰雹礮擊厲於霜雪君子无以豫小人无以悅方斯時也非夫砥才礪德名世應時之器何以安轡龍馭得具

解澤乎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是之謂也

坤坤第二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正曰重坤爲令道路坦易剛夫解甲館人安次府守其文吏習爲治車行一舍馬食品飫惰農歇於野焌賈適於市堂有耄耋之几家有曾元之裔方斯時也羽籥貴于干戚詩書尊於鐘簴百里之城

六尺之子生而治之詩曰判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是之謂也

乾坤第三

見羣龍无首吉

正曰純乾為坤天地乃華君臣離次萬物變易豪雄競出龍蛇交摶金玉委路鐘㽔改作大人值之凝命小人值之易服詩曰民之無辜并其臣僕瞻烏爰止於誰之屋

坤乾第四

利永貞

正曰牝馬乘龍主母自雄金輅之退而牛車之式質或以文文或以質天下无故而彊臣為辟熏爎

宵炬賁於白日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屯鼎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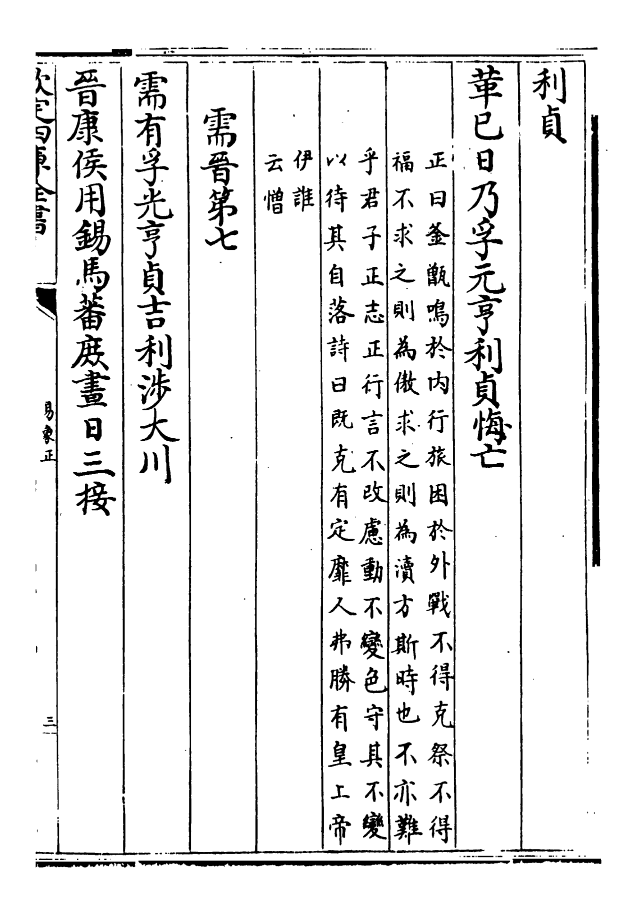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鼎元吉亨

正曰大人經綸德音不瑕馳騁四方復歸其家戎狄交征中庭不譁水火猝於外風雷和於內鳩鶵元音疑言勿生詩曰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於南海

蒙革第六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正曰釜甑鳴於内行旅困於外戰不得克祭不得福不求之則為傲求之則為瀆方斯時也不亦難乎君子正志正行言不改慮動不變色守其不變以待其自落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需晉第七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正曰父母既適男女无怨雨澤既釋巘屼乃出去險而就夷舍晦而就明庸夫之智齊於聖賢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訟明夷第八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明夷利艱貞

正曰惟口起羞惟才見咎悻直自理其道足死渾渾之源足以藏鱗林鳥不鳴孰與纔親正靜之居明神與鄰終訟夷傷匪艱曷貞詩曰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師同人第九

師貞丈人吉无咎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正曰何以動衆使衆為用何以服衆不為衆誰專陽生公專秉生明公明相宣萬物不傷盜寇以息大衆不作牧牛放馬復還其野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比大有第十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大有元亨

正曰比得高位以從於陰四夷陸梁詖佞相尋五榖狼藉輿馬湧貴瓦車楮神騰沓於市方斯時也

聞誅不敢入鞈鋒不敢致小人蛙鳴君子虎視
詩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西人之子百僚是試

小畜豫第十一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豫利建侯行師

正曰小畜而豫陰謀在於内師衆動於外阿柄不
斷寇攘乃大詹詹之誅不出國城爪牙之士裹糧
從兵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
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

履謙第十二

履虎尾不咥人亨

謙亨君子有終

正曰艮澤未沛土功壅塞咸主疆相旅興是力賢者繼其誼智者繼其識卜肆之長為有道師空谷優游誓言不來詩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泰否第十三

泰小往大來吉亨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正曰天地之運至於泰否自為一際日月已璣風靁已行山澤已陳陰陽爍然內外時乘夫常泰而

盡變之時萬物萼榮君怙其世臣躭於仕天下睢睢非宜不稱羣邪煽之蚍蜉胥行鬻爵貿官寶賂始尊是雖未至於亂然其道已不可治矣詩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夫物盛而將衰時極而將退者也

否泰第十四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泰小往大來吉亨

正曰否之盡變天地沓合血戰雖勝元黃猶雜往者未艾來者又戒大者未安進小者未安退曰之方且其含猶昧詩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同人師第十五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師貞丈人吉无咎

正曰同人之師得其柄師之同人失其令謀之以和斷之以貞衆蹠成池衆志成城三千一心賢于如林師錫之先昆命則亦謂此也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夫廣德心者其惟丈人乎

大有比第十六

大有元亨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正曰金火已鬬水土再搏入別其母出畏其敵彊貴之門不可以託喜義者置德喜利者置服龍寵之餘必有垢辱詩曰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謙履第十七

謙亨君子有終

履虎尾不咥人亨

正曰履之謙則不得其位謙之履則得其所貴猶之有制也而名實異義安勉殊致或為上以下埊或為子以母貴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豫小畜第十八

豫利建侯行師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正曰羣疑之門哲人不遊久陰密雲下有邪謀雷頤將動風畜而止雨澤不霈衆怨乃起大人以弛其功小人以輟其事君子相時修文畜德交鄰服恭不見疑色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正曰乾坤交動男子為政屯蒙反復不言冄革而冄革之義實從此出屯蒙之後比政坎治需訟師比冐於天地晉夷同有亦以義互起風澤繼之以隱山雷天冐於地凡八交而為天地大際火始為政日月麗

天雷山附地同有謙豫始出為政師比履畜亦藏其義故同有謙豫師比履畜天地所命以先神明之治也然則山雷之不先於風澤何也風澤動于天山雷出於地故先天者以為上際後天者以為下際觀於泰否之前隨蠱之後兩地者一天兩天者一地水火風澤山雷之次而天地六子所上下治騐可見矣

隨蠱第十九

隨元亨利貞无咎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正曰泰否主際陰陽反易上歷四象水雷引之地貫天中風澤從水以佐乾政師比畜履各戴其德為天地四輔凡歷九卦六百五年餘日未究而隨蠱主際陰陽反易下歷四象火雷間之天環地外

山雷從火以佐坤政頤過坎離各兼四象為乾坤具體故泰否隨蠱間於天地綱紀二九一千二百十一年而上下分治方隨蠱之時萬物嚮晦六甲更起雜霸為政王迹乃息盖春秋起屯五百三十九歲而臨觀為治先王之禮樂文武之風雅若墜若埀其詳悉不復可問矣故四乘五百四十歲者是聖人所中分天地也

蠱隨第二十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隨元亨利貞无咎

正曰物𦁉而隨聖人无為後甲者起先甲者退雷伏於澤龍蟄於水天時未至聖人不起詩曰君子

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臨遯第二十一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遯亨小利貞

正曰臨戎陰長遯為八月以丑趨未靡之若熱然是元金各得其毋坤上事乾不失其理體不當用則君子避小人用當其柄則小人避君子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觀大壯第二十二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大壯利貞

正曰木託於地其根麗土雷動從乾乃易其所觀靜而敬壯動而競為德不終乃以力騁神明離次

草木予聖詩曰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噬嗑井第二十三

噬嗑亨利用獄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正曰為法以拯人非以斃人也獄閉而井通多懼而不窮古之君子不擾獄市於死求生不於生求

死火雷水風則猶之一家也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賁困第二十四

賁亨小利有攸往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正曰山下有火澤中无水夜行不迷雖困不𤕤艱貞允塞反得其位故去文而反質忱言而敦行君子之所貴也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剝夬第二十五

剝不利有攸往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正曰寇媾相尋往亦得平垂墜之舉君子自寶快意之業大人歛手寒暑之來觀炭與灰正與醜鬬莫之敢救道人旁觀撫手一笑詩曰我言雖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復姤第二十六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姤女壯勿用取女

正曰陰陽顛撲龍蛇始戰為善不卒肘腋興變婦言是用童昏是戀上帝四顧於是不睠詩曰婦有

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无妄升第二十七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正曰得類偕行去妄而誠邦國將否奚然出焉邦國將治奚然入焉匪祿是嗜為政以制辭高而卑辭富而貧厥德乃崇邈與天鄰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于焉嘉客

大畜萃第二十八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正曰天山出雲澤地藏水神明所託欝然懋起鳥獸龍虵以爲朝市君子積學以爲道𨕖才以爲藝積古以爲誠慮遠以爲智利不與衆共食患不與衆共避詩曰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韎韐有奭以作

六師

頤頤第二十九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正曰自乾坤至頤五百九十六歳餘五十八日四時山雷涵坤澤風涵乾爲天地中限夏秋交際月

納於日日光不失上下反復自得口實君臣和柔
禪受相期虎鼠鸞梟相為雄雌詩曰羔裘逍遙狐
裘以朝豈不爾
思勞心忉忉

大過大過第三十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正曰大過反復君臣相敵牆高基下土虚木濕都
邑未變四夷侵軼工作繁興民困於役詩曰徹我
牆屋田卒汙萊曰
予不戕禮則然矣

頤大過第三十一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正曰變虛以盈動満且覆武人顛頤何其驕溢以口腧服不知其適國无十年之法人有百年之疾

詩曰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大過頤第三十二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正曰頤而大過虛動以盈大過而頤盈冲以虛剛而能柔敷政優優柔而能剛遏圍孔張夫以剛治

巖廊以柔治邊圉不得其道則劍珮易序矣詩曰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葢是之謂也

坎坎第三十三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正日天下將兢道人信命奇險相侵君子維心習習之鳥各歸其家浼浼之流各底於海動不愧心行不恍𧼓君子何悔詩曰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何不瘳

離離第三十四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正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典章禮樂厥辟受之雖有懲忘士未去口雖有高下吏未去手明明制度子孫勿替聖者何作明者何識饑饉寇攘不失其次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坎離第三十五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正曰水險雖動火莫能容水險雖舉火莫能主佞之見佞喪其田詐之見詐喪其賂小人以貪利捐

身君子以貪功失度詩曰天之降
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離坎第三十六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正曰火烈具阜勢必莫火烈具揚勢必亡自焚不
戢無虞自及雖有戰功銘之簮笠以狩以田足以
舉筵十日在野必喪具馬詩曰四牡騤騤旟旐
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

正曰坎離頤過兩反兩交亦猶之乾坤也反者不
交交者不反而又兩用之何也曰易无偏舉者也
具偏舉之則有藏顯者也顯者為仁藏者為用乾
坤舉交具體藏反屯蒙舉反其用藏交顯體藏六

為三十六因而重之天地之道乃備故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易之大藴使人黙取之也上經三十六卦以同人大有師比豫謙畜履為主屯蒙噬嗑賁為客以頤大過坎離為體以隨蠱泰否為限凡體卦相乘之歲六十有七餘日百六用卦相乘之歲八十有五餘日五十九南北分政四際九卦自六百五歲至七百六十六歲差一百五十二歲餘五日南北兩差為三百四歲餘十日仲尼所以綱紀全詩也

咸損第三十七

咸亨利貞取女吉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正曰闕山於澤得其意挹澤於山得其利肥鮮堅材使民自來穫葉孕波使民自多君子虛己以受人損己以與人故動得民之義静得民之志詩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禄豈弟

恒益第三十八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正曰恒而得益風雷頻薄政令苛急喜者恒與怒者恒奪與有恒賞怒有恒罰驟喜驟怒此收彼脫

詩曰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遯臨第三十九

遯亨小利貞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正曰亨小陰內也元亨陽內也利貞之象无所屆也遯而臨之有所待也反復八月進以退也先處後出尚征邁也與時往來禍未沫也守之若城固不害也驟來之貴不可受也驟來之凶君子有所不怖也詩曰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大壯觀第四十

大壯利貞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正曰陽而驟陰剛而驟柔荏苒之絲與弦相求望望之視厥志未納遲遲之來厥悔未及名位猶存中立何失詩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晉需第四十一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正曰時棆而酺衆有未舉日出而雨敗醬㴲莒康莊命車遂臨大川褰帷以帆轂檝而𣝏雖有旨酒又何啜焉君子不以名位改志不以酒食改氣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明夷訟第四十二

明夷利艱貞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正曰以晦用明乃不自理戒懼恐惕乃諫君子冬晝雖短晴明者多夏日雖長奈霖雨何羑里羇庳卒免於禍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正曰自咸恒而來六子為政坎離之用次於天地遯壯晉夷以涵乾坤臨觀需訟復來為客再歷三辰而天地易位夬姤萃升南北更次故智者觀於大象主客之位可以不假詞義而得其藴意矣

家人解第四十三

家人利女貞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正曰家人之始乃和乃幾雖云嗃嗃蕭斧不斷西南之雨以作百果雞魚祠竈不違其所故家有其圖不尚廣野家有尊政不貴天下詩曰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暌蹇第四十四

暌小事吉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正曰求與義違教諫道絕君臣相邇禮樂乃缺君子寶其道小人惜其力愚者尊其意賢者尊其蹟

詩曰鞠人忮慝譖始竟背忮外者慝中譖始者背終睽而蹇之謂也

蹇睽第四十五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睽小事吉

正曰高趾多躁望目多怒強言无朋或摘其舌強步少交或掃其蹟故為良臣曲其躬為美婦巧其目眖目直躬乃垢乃辱故曰蹇蹇之言莫與為明悁悁之徒莫與為朋詩曰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讐

既阻我德賈用不售蹇而睽之謂也

解家人第四十六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家人利女貞

正曰雷動而風不足以雨水動而火不足以處男子鞮耕婦人輟織元首不喜股肱不力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損咸第四十七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咸亨利貞取女吉

正曰損之咸可益也咸之損亦可益也咸之損不可損也損之咸亦不可損也山澤无聲而人呼之

關市不嚴而行者戒途故損己而虚則進於道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益損巳虚受之義也

益恒第四十八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正曰恒而益之則不利益而恒之則利也往而遷改之則不可遷改而往之則可也風之起以雷風之止亦以雷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正曰咸恒至於損益六子之治乾坤宅中每差十七餘日三百有十三差之等五十三歲餘日二百故三差五十有四中歲之交天地六子别自為治夬姤萃升由此分始也

夬剝第四十九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剝不利有攸往

正曰朝市之倫與語物價山藪之倫與語道寢在消息中消息不親舟人言潮猶與潮鄰出入日月乃知其真故小人莫以咎君子君子莫以咎小人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

姤復第五十

姤女壯勿用取女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

往

正曰復而之姤傷其生姤而之復蕿其精復而之姤益其疾姤而之復百不失詖臣成羣堯舜聽熒彊臣孔聖堯舜罷聽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蓋此義之謂也

萃大畜第五十一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正曰禮樂攸興麟鳳來庭翹翹之弓先之以旌君子以得其翼小人以食其福恍獨有以養行旅有以宿委珮之儒以帥以牧詩曰才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是也

升无妄第五十二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正曰厚味宜毒誇祿宜福轟車之下无有卷耳鐵治之傍无有側理木過百歲必細其枝十丈之松是生兎絲躭仕不已老馬重齒詩曰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蓋謂升之死妄也

正曰夬姤一陰越次而南萃升二陽越次而北夬姤之從剝復猶升萃之從无妄大畜自乾坤分政至於損益十有二卦千歲之歷餘二十二兩差之積二百一十六乾策所分坤策從之望人分揲以為爻限南北殊分則亦取諸此也

困賁第五十三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賁亨小利有攸往

正曰澤水方決山火遇之辨者失其智廉者失其誼仁者失其慈勇者失其勢用以決戰則賁者為客困者為主用以御下則賢士皆敗良民皆傲矣詩曰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井噬嗑第五十四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

其瓶凶

噬嗑亨利用獄

正曰水得火而以明巽得震而以起槩槩之瓶見震而疑引繩就竈乃知其資德法相扶君子所懷含地任法小人以推要於致養不失吾素詩曰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是之謂也

革蒙第五十五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正曰鐘鼓旣設彤弓不降虎豹司闕理道未通疆埸銳夫𢇁於閫公十叩九默精誠欝結用圭先金如水沃石詩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鼎屯第五十六

鼎元吉亨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正曰鼎可以行屯則䕺也鼎可以新屯則昧也鼎之經綸不久頓也動而險生未為順也已為元子而又建之元所進也君子不以未成之故墜已成之物詩曰數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震巽第五十七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正曰出齊南東養長之鄉同德異姓曰姬與姜君子東修仁禮相輔戒懼申巽動循其故仡仡勇夫莫之或取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纘女維莘長子維行震而巽之謂也

艮兌第五十八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兌亨利貞

正曰山與澤通雲物所趨萬物喜成以利相娛君子詰姦以戢禍亂薄其徵賦使往者勸故富藏於民而道得其貫詩曰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益是之謂也

正曰困井革鼎始命六子通貫經始以正下事震艮受之代天地柄以敷六政故坎先於離頤先於大過震艮之先兌固其序也

漸歸妹第五十九

漸女歸吉利貞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正曰流俗之敝女風為篇君子視其家政大人觀其內樂登肩而不驕退窮而不惡進遂其媾歸遂

其服故有正進者必有正歸臣道婦儀絜如素絲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歸妹漸第六十

歸妹征凶无攸利

漸女歸吉利貞

正曰山川何遠各以其家陽秋何踈各以其華志願所適不厭蓬蓽從父與君不遠戎狄正心凝志固於膠漆故亂則一室以為天下治則天下以為一室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正曰泰否隨蠱主於上際漸歸兩濟協於下極泰否令於君臣兩濟令於華裔隨蠱令於大夫漸歸令於女子四令兩陰陽大治漸歸之距乾坤十有五卦體卦之積一千九歲餘日百五十用卦之積

一千二百七十七歲餘百五十有五兩差之距二百六十八歲餘日三百有五故漸歸妹者聖人所

啟詩以正二南之朕也

豐渙第六十一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正曰暬御執事精誠是治笑不至矧立不敢倚日中褰裳河水瀰瀰功不可苟致名不可易取棄名與功靖心正誼故水火不爭而風雷相起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是之謂也

旅節第六十二

旅小亨旅貞吉

節亨苦節不可貞

正曰鳥獸異趣飛潛殊務一正一邪三日離家一邪一正片言啟釁貞婦驕賈不相為語君子與小人開物小人不與君子成務詩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嚻嚻我言維服勿以為笑

巽震第六十三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正曰平道可巡峻阪是臨拾級終年驟為喬遷以巽之震高貴是慕雷雹在麓乃迷厥路使鴻學馬

使烏布龍不獲其用反失其趣詩曰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則此義之謂也

兌艮第六十四

兌亨利貞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正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而不行憂而不違夫獨異人與道委隨君子見利為禮而止夫豈不賴其心不市故度首而弁度足而屨匪獨為智亦為義也詩曰中堂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正曰震艮巽兌間以漸歸畜履同有間以否泰謙豫臨觀間以隨蠱分義雖有殊而意象則一也

渙豐第六十五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正曰黍已為黍稷已為稷青耒丹耜天子之力稷已為稷黍已為黍丹簋青登神明之舉君子不聚民之財不豐已之功薄末而厚本薄始而厚終詩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節旅第六十六

節亨苦節不可貞

旅小亨旅貞吉

正曰君子不自為達乎其櫛櫛其髮君子不自為大理具髮櫛具紛自大者窮自貴者亡細事之勤旅人之安故處确而能肥行道而能盤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是之謂也

正曰豐旅渙節間以艮兑困井革與投於震艮六子之位序長幼之分辨庚丙辛丁相守而流天地之才託於戊己故知父母六子之序者則知天道人道所以次第也

中孚中孚第六十七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正曰中孚離也巽與艮相摩而然火與金相守而焚故頤之為離不如中孚之為離也頤先於大過

中孚先於小過故觀於中孚而知火水之究天地也君子信其身而後諫其君明其身而後保一人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中孚小過第六十八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正曰潛匪飛也而或以飛魚匪鳥也而鳥是來食月非日也月食而月不為災信而得遇君子不以為過也匪既之禍君子不以為禍也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

有樹栢具下維篺也
山之石可以為錯

小過小過第六十九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正曰小過坎也止而動動而止動止鳴飛則小過生焉小過之義不可復反復反而過小乃不遠鵻鵻之自適與鴻鵠比翼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小過中孚第七十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

正曰魚而鳥非過也鳥而魚則過也蛇而雉非既也雉而蜃則禍也小過為氣以食中孚故離交於坎中孚為體以食小過故坎陷於離離日中陰而或以月坎月中陽而或以日中孚之得豚魚小過之得飛鳥陽燧方諸之所從取也二物之交君子則致其戒謹焉耳詩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既濟未濟第七十一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正曰既濟則水上也未濟則火上也水上火下人之交也火上水下天之交也人交者得其用天交者得其通人用天通濟乃不窮君子以既濟設未濟之慮以未濟惕既濟之防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言既濟而不自為濟者也

未濟既濟第七十二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正曰未濟則水下也既濟則水上也水上而火爭火下而水戰且以未濟而自為既濟者終亂之防必自此毀矣自漸歸妹而來體卦得五三百三十六歲餘日百六十六用卦得六五百一十一歲无有餘分故體卦之用入於日交與納虛同限用卦之體入於統數與卦運同歷君子觀於未濟之既濟而知聖人之慎也與民同患懼以終始既濟而未濟則或以吉未濟而既濟則終以亂君子不惟其才而惟其德不惟大德而惟小心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言夫彌綸天地得濟世之實者也

正曰明天地者莫大於日月濟天地者莫大於水火故為水火以終天地為兩濟以當乾坤乾坤之

體藏於頤大過日月之象顯於中孚小過至於兩濟而天地之用極日月之交至矣故乾坤者兩極之分首兩濟者日月之分道也日月之分道中於兩濟冬夏之晷影極於乾坤南北分政陰陽殊路因而分之兩濟上下取於乾坤各十有八卦每卦之歷八十五歲餘日六十小餘八分五釐二毫五絲十八卦之歷為一千五百三十三歲以四乘之為六千一百三十二歲无大小餘而日分以正嬴縮差中舉易不易之義備見於此也

然則日分於四分之內除三百六十六為法僅立二千一百三十四為日分而古今所用之歷皆自四分以內酌差九十餘分上下今驟舉成數裁其四倍雖有贏縮猶覺太狹何以齊之曰日月天行各有贏縮天行盈縮於六十三年之內猶日月盈縮於九十一度之外也一歲積贏六分弱至三十

一歲半而贏極贏極反縮一歲積縮六分弱至三十一歲半而縮極縮極復贏贏縮之間平行一百八十三猶於四分之内平立二千三百一十七也故以二千一百三十四為法以二千三百一十七為實以五分六釐二毫四絲為法以七分八釐六毫四絲為實餘是而差法可定斗斛星廻不乖其次也

然則日行歲差不過一百五十六為六十四歲約差一度今四分定餘一百八十三則五十五歲當差一度何以裁之曰是亦盈縮遲疾之故也漢歷最濶斗差亦遲齊梁之間日分稍縮斗差最疾唐差又遲日行平中今洪武元年在箕九度甫二百六十年而在箕三度約其差度不過四十五年是天行又在縮歷之中日度亦當自縮而贏凡五百一十一年而贏縮更端中差八度故紆自一百二

十九速自一百八十三上下二十七度為日行歲差之平行度羸自三百十七縮自二千一百三十四上下一百八十三度為歲行十分之平行度平行減半得其中度而古今遠近遲速先後之數備存於其中矣

然則日行一百八十三必於四分之內立三百六十六半用而半不用故四分其名而二辰七分八釐二毫四絲其實也如以平行為實則當以二千二百二十五半為法使其進之可至於二千三百一十七退之可止於二千一百三十四如以五分六釐二毫四絲為實則進之可至於二千二百二十五半退之不可止於二千四十二半何以裁之曰天道羸縮積微而漸四五千年之内固有羸而四分長三百六十縮而五分短三百六十者矣以其微著衆所不見故舉二千一百三十四為法折

平行之半以進退於九十一半之中使其贏中於二千二百二十五半縮中於二千四十二半而日分始均且以漢距今千四五百年四分之歷已縮三百餘分如平分三千六十六歲為進退則四分之内或退至七百二十亦未可知度其最近者以九十一半贏縮其間使進不太踈退不太促踈不至於二千五百促不至於一千七百六十八以前後簡定進退其間故百世之業視於天衡非咫尺之務存於目巧也

今為差分贏縮定圖附於左

日法萬

辰法八百三十三 小餘三釐三毫三絲三秒三忽

分法八十三小餘三釐三毫三絲三秒三忽

釐法八分三釐三毫三絲三秒三忽

毫法八釐三毫三絲三秒三忽

絲法八毫三絲三秒三忽

定法五萬二千一百三十四

實法五日二辰五分六釐二毫四絲

二辰當一千六百六十六六釐六毫六絲

五分當四百十六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

六釐當四十九分九釐九毫九絲九秒

二毫當一分六釐六毫六絲六秒六忽

四絲當三釐三毫三絲三秒三忽

贏法二分一釐九毫六絲

二分當一百六十六分六釐六毫六絲

一釐當八分三釐三毫三絲三秒三忽

九毫當七分四氂九毫九絲九秒九忽
六絲當四氂九毫九絲九秒九忽

縮法二分一氂九毫六絲

分數法同爲
一百八十三

進法實五萬二千三百一十七

退法實五萬一千九百五十一

進平法一分　九毫八絲
退平法一分　九毫八絲

平進實五萬二千二百二十五半

平退實五萬二千　四十二半

羸極法二千五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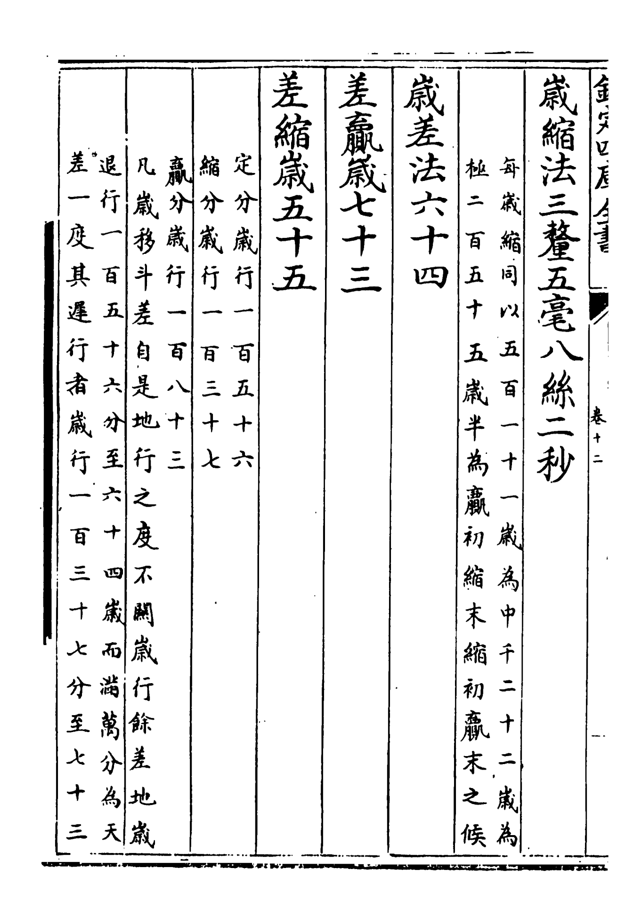
縮極法一千七百六十八

嵗法五百一十一全法一千二十二

羸縮嵗三百五十五半

嵗羸法三釐五毫八絲二秒

每嵗羸三釐五毫八絲二秒二百五十五嵗半積羸九十一分五釐五百一十一嵗積羸一百八十三分千二十二嵗積羸三百六十六分而極故四千八十八嵗而羸縮四周約虛八嵗以為分差與卦氣相值而羸縮更始也



歲縮法三釐五毫八絲二秒

每歲縮同以五百一十一歲為中千二十二歲為極二百五十五歲半為羸初縮末縮初羸末之候

歲差法六十四

差羸歲七十三

差縮歲五十五

定分歲行一百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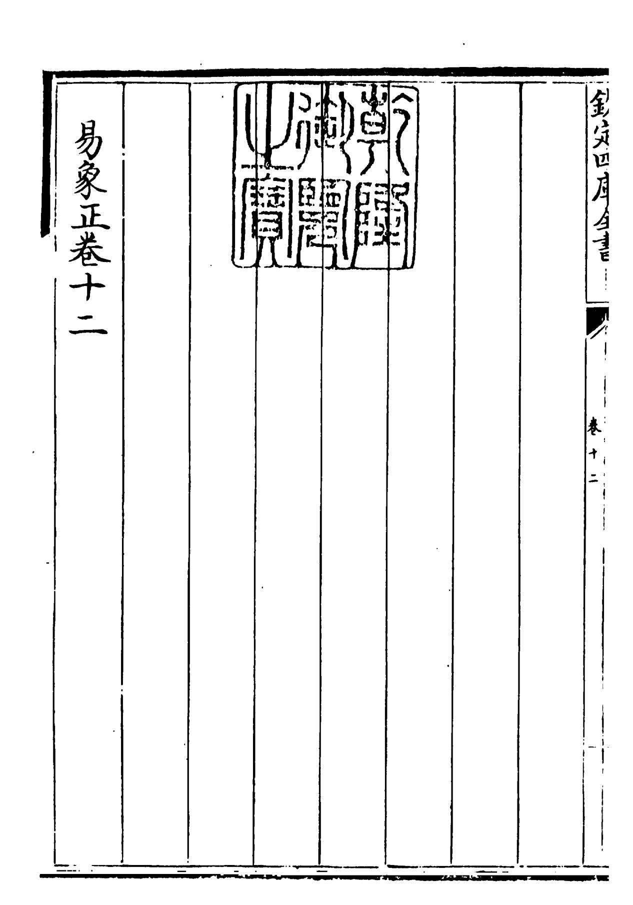
縮分歲行一百三十七

羸分歲行一百八十三

凡歲移斗差自是地行之度不關歲行餘差地歲退行一百五十六分至六十四歲而満萬分為天差一度其遲行者歲行一百三十七分至七十三

歲而消萬分差一度其速行者歲行一百八十三分至五十五歲而差一度積漸差池非目所睹但以歲候推之不過六十四歲上下九年内外如以為日分所生則四分之前應無差分其日餘二百分而上皆四五十歲輒差一度而唐虞迄今三千六百餘年星虛之移僅差六十度則其槩可知矣用卦周年雖五百一十一四周之歲二千四十四而其歸宿皆與體卦相準嬴縮之法大畧相同故不復舉而附諸圖於後焉

内法硬實與前圖微殊前圖說四分外立百五十六半分七十八其七十八入四分之内者則日分止二千四百二十二其七十八出四分之外者則日分滿二千五百天道不變而日道盈虛相與以為消息故前圖氣閏之說與是日法互為劑量也



易象正卷十二